

主人之子，其有能者，人皆知之。故公输巧，陆石能之，斯人也。豈容容于厅者哉？君丘惟雕镂是尚，排架是精，一梁一柱，

定不可移，俗以无端之人呼之，甚确也。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

进，量其广狭，随曲合方，是在主者，能妙于得体合宜，未可拘牵。假如基地偏缺，邻仄何必欲求其齐？其屋架何必拘

三五间？为进多少，半间一广，自然雅称。斯所引生人之子，古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

主编

元治论丛

张薇 杨锐

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栅檻，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倘若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抱远近。晴峦耸秀，雄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霏。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体宜因

借，匪得其人，兼之则也，則前工开弃。

即有之起，不以何？亦恐漫失。

《园冶》论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

张 薇 杨 锐

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园冶》论丛 /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 张薇, 杨锐主编.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112-19446-9

I . ①园… II . ①中… ②中… ③张… ④杨… III . ①古
典园林—造园林—中国—明代—文集 IV . ①TU98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6488 号

责任编辑：杜洁 兰丽婷

书籍设计：锋尚制版

责任校对：陈晶晶 刘钰

《园冶》论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 主编

张薇 杨锐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551千字

2016年9月第一版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6.00元

ISBN 978-7-112-19446-9

(2833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编 委 会

名誉主编 孟兆祯 陈晓丽

主编单位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执行主编单位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

主 编 张 薇 杨 锐

副 主 编 金荷仙 邬东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向荣 王劲韬 王其亨 王绍增 傅 凡

冯仕达 成玉宁 朱育帆 朱建宁 朱钧珍

邬东璠 刘晓明 李金路 杨 锐 邱治平

张 薇 陈望衡 金伯苓 金学智 金荷仙

歲比·奎台特 施奠东 贾 琯 夏丽森

顾孟潮 高 翅

工 作 组 武汉大学: 刘卫兵 武 静 张大鹏

清华大学: 赵智聪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千笔凝念一人心

—— 挚贺纪念计成诞辰 4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付梓

值我国明代园林哲师计成诞辰430周年之际，在山清水秀武昌东湖畔武汉大学召开了纪念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期两天，而发表论文的学者演讲显得十分热烈、踊跃。中外学者倾心之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位历史的造园哲匠以他之巨著《园冶》能激起现代学者们的心灵，作出有感而发的学术报告借以交流提高，充分印证了计成的历史学术巨著的正能量之博大精深，造福人类而长宜子孙。

中国园林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独特、优秀的中华民族园林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丰富的园林实践却缺少相应的理论促进其持续发扬光大。有关的文献和书籍浩如烟海，而从理论法式全面、系统并深蕴诗情画意的学科专著却很难觅。在中国园林艺术集大成的明清时期终于有计成大师水到渠成地出版了专著，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学科建设和园林兴造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全面、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树立了学科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尊重和赞扬，为世界园林作出了丰富宝库的贡献。

首先，中外不少学者将《园冶》的理论提高到哲学的层面进行哲理的研究。如英国专家夏丽森宣讲《计成〈园冶〉在欧美的传播及影响》、赵光辉发表的《论道〈园冶〉——〈园冶〉传统哲学思想浅析》、林禄盛等的《〈园冶〉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思想关系探微》、周燕的《〈园冶〉的哲学观及其现代启示》等。还有很多论文就此论证。中国人将宇宙视为两元即自然和人类。在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即“天人合一”。自然为主，人为从。“人与天调，而后天下之美生”（管子）。在此前提下，主张人杰地灵。见诸中国文学是“物我交融”的境界、见诸绘画是“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受山水诗、山水画千丝万缕影响的中国园林，自然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追求的境界。万法归一，一脉相承。

论文的另一类型是考证和质疑性的考证。英国夏丽森撰写的《计成与阮大铖的关系及〈园冶〉的出版》、王劲韬的《〈园冶〉成书、出版时间地点及近现代研究考释》和《〈园冶·兴

造论》释疑举例》、李红与傅凡的《〈园冶〉“陆云精艺”句疑义试析》、贾珺之《〈园冶〉“陆云精艺”再析》、李桓的《〈园冶〉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现代造园学中的意义》等。这些论文都本着查清史实和从史出论的学术思想对《园冶》作了多方面的考证。从考证中引出大量的参考文献，把论证的内容引向深入，从而使我们增进了许多新的学养。将《园冶》的学习引向纵深，从博大中走向专深。客观史实越考证越可能获得历史真相和真意。

再一种类型是在现代城镇建设中结合实践运用《园冶》园林传统理法的成就和心得体会。诸如顾孟潮的《诗意图居建筑学的入门教材——〈园冶读本〉》、周燕和王江萍的《〈园冶〉中的宜居环境思想及其现代运用》、张薇的《〈园冶〉理论的普世价值及其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作用》、荷兰威比·奎台特的《塑造我们的环境：〈园冶〉》、王军围的《〈园冶〉与中小城市绿化建设》、战杜鹃的《〈园冶〉古典生态理论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以及拙作《借景浅论》等。园冶成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传给作者的后代，更在于永传人世。“兴造论”广涵现世的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园说”专论园林兴造。因此，对现代人居环境兴造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地”、“借景”不仅是园林之至要理法，也是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的至要理法。“研今必习古，无古不成今。”人的生命有限，可是世代的积累可汇滴水为川、集众川为海洋。园林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也是凸显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色之依托。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特色是我辈的历史责任和核心价值，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性风景园林环境、物质和精神兼有的人居环境，为人民健康长寿服务，为人民根本和长远的利益服务。

一石是《园冶》，一人心当然是计成大师。归根结底而言呢，皆指相传成统的中华民族风景园林艺术。一石击起的千层浪要归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长河。后浪推前浪，持续发展使国粹发扬光大。纪念计成诞生4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举办方、承办方大力支持下开得很成功。特别有感于一些国外专家居然以深悟中国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对计成大师的崇敬情感。会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又收集会上、会后有关论文集中出版。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所有致力于本书的工作人员。大家共同融入中国梦、玉成中国梦。

孟兆祯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风景园林经数千年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致密的独特体系，可以说完全是本土的，并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周边国家和西方的造园活动。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不断转变，中国风景园林的服务对象、实践对象发生了改变；加上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体系的传入，传统园林体系遭受了较大的冲击，曾在不同时期被破坏、误解和曲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园林传统因此而中断。事实上，从近代西方公园的引入开始，中国的近现代风景园林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将传统园林与新型园林融合的实践，从早期的“私园公用”、中西园林简单并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有方向地探索园林传统的继承问题，再到当前从传统中寻求风景园林学科本质、定位与发展的研究，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优秀实践作品和理论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们对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的研究。

2012年11月23日，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筹备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英、法、日及澳大利亚等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就《园冶》理论及其现代意义为主题进行交流。现将有关的会议论文及近些年在《中国园林》等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园冶》研究论文集合成册，以飨读者。《〈园冶〉论丛》的付梓在重实践轻理论、重西方轻本土的当今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统一认识。中国的传统园林体系是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一点不容置疑。如何重新审视这笔遗产并从中吸取精华为今所用，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的课题。书中收录了多位外国学者的《园冶》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巨大魅力及其在中西方交流中的地位。

第二，承前启后。《园冶》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将中国古代风景园林创作实践从经验提高至理论层面。借助于《园冶》进一步深入透视、总结中国的传统园林体系，使当代年轻学者们更多地了解传统造园理论的精髓，从中寻求与现代的连接点。

第三，正本清源。《园冶》尽管是古代造园的理论专著，但并不妨碍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园冶》中所展现的中国古人朴素而又睿智的自然观、文化观与环境观在解决当代的各类城市问题时越来越显示出方法论的意义。对《园冶》的研究明确了中国传统园林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最后，希望《〈园冶〉论丛》能激发当代更多的风景园林工作者加入继承中国传统园林体系的问题研究与实践的行列中，并立足中国本土发展现代风景园林体系，使之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陈晓丽

目 录

序一 孟兆祯

序二 陈晓丽

第一篇 《园冶》文化

初探《园冶》书名及其“冶”义，兼论计成“大冶”理想的现代意义

——为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作 / 金学智 / 2

《园冶》的环境美学思想 / 陈望衡 / 13

从计成到威廉·钱伯斯：在《园冶》的视野下重读《设计》和《东方园艺论》 / 邱治平（著、校译） 舒阳（译） / 24

计成《园冶》在欧美的传播及影响 / (英)夏丽森 / 32

论道《园冶》

——《园冶》传统哲学思想浅析 / 赵光辉 / 37

《园冶》与中国古典造园艺术 / 吴宇江 / 46

计成《园冶》的理论价值 / 封云 曾广钧 / 58

《园冶》与扬州古典园林 / 梁宝富 / 65

朱启钤先生对《园冶》重刊的贡献 / 傅凡 李红 / 75

《园冶》与晚明江南园林文化的转变 / 顾凯 / 80

《园冶》中“雅”的美学思想及“雅”的景观 / 任康丽 / 98

《园冶》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思想关系探微 / 林禄盛*

谢祥财 刘存有 苏晓毅 樊国盛 / 105

浅析《园冶》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 刘新宇 刘纯青* / 113

《园冶》的哲学观及其现代启示 / 周燕 / 120

《园冶》体现了中国画论之“六法”精华 / 苏和 / 126

第二篇 《园冶》考据

《园冶》理论研究与实践30年

——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 / 顾孟潮 / 132

论《园冶》的“入境式”设计、写作与解读方法 / 王绍增 / 138

- 《园冶》书名英译之刍议 / 王绍增 / 143
- 计成与阮大铖的关系及《园冶》的出版 / (英)夏丽森 / 146
- 动与静
——《园冶》园说篇文句结构及论题刍议 / (澳大利亚) 冯仕达 (著)
张鹏 (译) 张思锐 (校) / 153
- 《园冶》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现代造园学中的意义 / 李桓 / 161
- 《园冶》成书、出版时间地点及近现代研究考释 / 王劲韬 / 171
- 《园冶·兴造论》释疑举例 / 王劲韬 / 179
- 《园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张大鹏 张薇* / 185
- 《园冶》近代重刊及其对近代造园学科之影响初探 / 段建强 / 196
- 浅析《园冶》中关于古典园林的“墙垣” / 阎妮* 齐飞 / 204
- 《园冶》与植景设计探析 / 张楠 高翅 / 210
- 一时三杰
——计成、文震亨与张南垣 / 李红 傅凡 李春青 / 217
- 浅析《园冶》中的“宜” / 汪宏 金荷仙* / 222
- 百艺《园冶》楷书历史 / 张松尔 张婷婷 / 228
- 结合《园冶》及汉晋园林浅议习家池造园 / 范顺 周丰 邵平 / 238
- 关于《园冶》局限性的认识与思考 / 杨滨章 师琦 / 244
- 《园冶》“陆云精艺”句疑义试析 / 李红 傅凡 / 250
- 《园冶》“陆云精艺”句再析 / 贾珺 / 255
- “言说”与“实践”
——《园冶》与江南园林互文性诠释 / 张恒 / 261
- 《园冶·题词》释义解析 / 王劲韬 / 267

第三篇 《园冶》实践

借景浅论 / 孟兆祯 / 276

《园冶》理论的普世价值及其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作用 / 张薇 / 288

塑造我们的环境：《园冶》 / (荷兰) 崴比·奎台特(撰文) 董星晨(译) 傅凡
(校) / 296

《园冶》中的宜居环境思想及其现代运用 / 周燕 王江萍 / 300

《园冶》与植物生态学 / 李戎 陈晓德 谢晓峰 / 305

从《园冶》到《园行》的思考

——中国风景园林学觅径 / 齐羚 / 313

《园冶》天人合一观念对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启迪 / 韩旭 王江萍 / 323

浅议现代宜居社区环境建设

——从《园冶》谈起 / 齐飞* 阎琨 / 327

《园冶》与中小城市绿化建设 / 王军围 / 334

《园冶》古典生态理论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 / 战杜鹃 / 339

诗意栖居建筑学的入门教材

——《园冶读本》 / 顾孟潮 / 346

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

史专业委员会筹备会议召开 / 金荷仙 裴梓博 / 350

附表

附表1 1923~2013年期间出版的有关计成《园冶》的著作一览表 / 354

附表2 1926~2015年3月期间发表的有关计成《园冶》的论文一览表 / 355

跋 / 369

第一篇
《园治》文化



初探《园冶》书名及其“治”义，兼论计成 “大治”理想的现代意义

——为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作^①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Name of *Creation of Garden's Beauty (Yuan Ye)* and the Meaning of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Ji Cheng's Ideal of "Thorough Reformation"—Commemorating the 430th Anniversary of Ji Cheng's Birth

金学智

摘要 通过对《园冶》书名中“治”字多学科的聚焦解析，拟定了它“熔铸”、“美化”、“广大之道”三个义项，从而将书名解释为“园林美的铸造(创造)之道”；进而高度评价了计成“使大地焕然改观”的“大治”理想，并阐释了《园冶》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风景园林；治；《园冶》；大治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define “creation”, “beautification” and “extensive regulation” through focusing on cross-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of “creation” in the name of *Creation of Garden's Beauty (Yuan Ye)*. Furthermore, the book's name is explained as “the regulation of creation of garden's beauty” and the paper sings high praise of Ji Cheng's ideal of “Thorough Reformation”, and analyzes its modern value and meaning.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reation; *Creation of Garden's Beauty (Yuan Ye)*; Thorough reformation

作为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园冶》的书名特别是其“治”义颇为艰深、冷僻、复杂，自古至今无人予以破解，但这又是解读《园冶》的关键之一，据此，笔者不揣愚陋，拟以多学科聚焦的方法，探赜索隐，解读并进一步阐发《园冶》书名及其“治”义，兼及计成“大治”的宜居环境美学理想，这或许对当今的风景园林建设、城市建设、城市化进程等有所裨益。由于笔者所论对象本身比较深奥，涉及一系列哲理，因而本文必然也较僻涩，可读性不强，这是要请予谅解的。

计成的《园冶》，初名《园牧》，“牧”字有（设计与工程的）主持、（营造的）法式二义，限于篇幅，在此不加论证。这里只拟说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些赫赫有名的经典著作，其书名不一定只有一义，其多元含义常共含于一字之中，《周易》、《诗经》、《论语》等就如此。我国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开卷首篇即以《周易》为例：“论易之三名（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经过论证归纳说，“赅众理而约为一字（按：即‘易’字）……

^①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园林》2012年第12期。

使不倍（背）者交协、相反者互成”。接着又论述了《诗经》的“诗”字、《论语》的“论”字的多义性^①。

古代经籍之名的这种“多义”现象，对进一步探究、解读《园冶》的书名有很大的启发。计成《园冶·自序》说，原来书名《园牧》，是曹元甫建议“改之曰‘治’”的。那么，为什么要改？这“治”字究竟有什么深意？计成没有写明。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说：“治，镕铸也。《园冶》意谓园林建造、设计之意。”这个解释的不足至少有二：（1）未提供书证，没有交代“治”字是如何推导出“建造、设计之意”的；（2）意思平浅^②，还不及原来《园牧》之名有一定深度的寓意。其实，“治，镕铸”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传统中有着极深的、非同小可的意蕴。再看张家骥先生的《园冶全释》：“治，铸造金属。引申为，造就、培养。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君子之才。’这里指《园冶》有培养造园艺术人才的意思。”这是看到了“治”字还有引申义，即另一个义项，但此解释问题在于：（1）自己丢弃了开头所提出的很重要的“铸造金属”的本义，而将其引申到非主要方面去了；（2）仅仅解释为造就、培养，未免狭小拘牵，忽视了“治”还有更为广大深邃的哲理意蕴、历史意蕴；（3）《园冶》就其书的性质来说，它并不是造园学教科书，当然，计成“亦恐浸失其源”，故“为好事者公焉”（《园冶·兴造论》），不能说它没有薪火相传、培养后人之意，但这并非主要目的，曹元甫一针见血指出，“斯乃君之开辟”（《园冶·自序》），这才是建议改名的主旨，以上两家忽视了这一关键句，甚至连“创造”这样的词也没有组合到书名的解释中去，于是，专家们在筚路蓝缕的可贵探索过程中留下了遗憾。

为了尝试破解“治”义这一难题，拟先从文字学、训诂学、词源学等学科入手。“治”字（图1），金文中较多由四部分组成，如《三代吉金文存》、战国八年戟的“治”字就如此。林清源先生《战国“治”字异形的衍生与制约及其区域性特征》一文指出：“‘治’字是由‘二、火、刀、口’四要素组成，表达冶炼的过程，其本义为销金制器，是一个会意字。^③”这四要素中，“二”为两点，表示金属熔液；“火”表示冶铸金属所用之火；“刀”字写法，可正可反，说明这是以“刀”来代表所炼铸之物；“口”则表示铸范。“治”这个会意字，说明了通过技术以实现冶炼铸造的全过程很复杂，极有难度，而《急就章》颜师古注又说：“治，销金铁之炉也。”可见，“治”作为表示技术过程



图1 篆书“治铸”二字

^① 详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页。

^② “园林建造”、“园林设计”一类书名，主要表现为形而下的、技术操作性的，其层次较浅、品位较低，因为书名制约了其内容不可能臻于形而上的、艺术美学—文化哲学的境层。

^③ 见《古文字诂林》第9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的动词，为镕铸、铸造，有今打造之义（也可理解为“创造”）；作为名词，有熔炉之义。再看在“豫孟”中，它又省却了“火”，成了三要素，这就与后来的“冶”字比较接近。但是，汉代的许慎未见过“冶”字的金文，故而其《说文解字》据小篆释道：“冶，销也，从夊（bīng），台声。”又释“夊”道：“夊，冻也，象水凝之形。”这就将作为金属熔液的两点讹作“夊（冰，夊为冰之裂纹的象形）”了。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所释亦均不足信，它们只是折中地采纳了互不相容的有关“火”与“水（冰）”之二义。

另外，“冶”与“铸”有其密切相关性。《甲骨文编附录》中的“五六三九”，它从手（又）、从火（所持之火）、从器（倒置之器），意谓以手持火以熔器；“五六四零”则从火、从器、从“丶”（点），省却了手，增加了点，此点即为金属熔液。至于金文中的“铸”字，“王铸觯（zhì，青铜器名）”由四要素组成，为双手持“鬲（lì）”置于火上。这个作为青铜器代表的“鬲”，纯属象形，圆口三足中空。此三要素形象地“画”出了用火艰难地熔化铜鬲以另铸他物之意，其下则为容器或铸范。再看“铸大保鼎”，省化了手，增添了鬲下的金属熔液，似乎正在往下滴，这也显示了冶炼铸造而使旧器另成新器之高难度。《考工记·辀人》：“攻金之工……冶氏执上齐（通‘剂’，即合金）。”“金有六齐（按：即六种合金比例配方），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孙贻让《周礼正义》释道：“依齐（‘剂’）量以铸为器。”《考工记》^①中有关文字，是周人对商代治铸经验的经典性总结，指出必须掌握铜锡等配合的适当比例，而不同的器物还应有不同的比例，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比例还有不同的变化，可见这是当时最高超先进的技艺^②，而掌握此技艺的匠人往往被称为治师，有的国家还特地外请治师前来治铸，称为治客，如“平安君鼎”“金村方壶”等均为治客所铸造，由他领导指挥并一起参加实际的冶铸工作，这种治客的地位是较优越并受尊崇的。总之是，《说文》释义之误在于，把熔冰之易与镕金之难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这就在客观上贬低了治师的技艺和地位。

但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对治师劳动及其对象化成果往往另眼相看，予以很高的评价或由衷的夸赞。例如：

精练藏于矿朴，庸人视之忽焉；巧冶铸之，然后知其干也。（汉·王褒，《四子讲德论》）

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汉书·董仲舒传》）

公独不见金在矿何足贵邪？善冶锻而为器，人乃宝之。（《新唐书·魏徵传》）

冶金伐石，垂耀无极。（唐·韩愈，《河中府连理木颂》）

^①《考工记》：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技工艺著作，是一部经典作者不详。西汉时由于《周礼》缺《冬官》，将其补入，称《周礼·考工记》。该书主要记述百工之事，内容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重要文献。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赞美《园冶》道：“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意为将来怎么知道《园冶》不和《考工记》一样，并列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呢？这一预测是极有眼识的，今天的“经典《园冶》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②根据出土青铜器成分检测，商代前期青铜器平均含铜80.83%，锡5%，铅11.09%，到了商代后期，平均含铜85.94%，锡11.07%，铅0.84%。这反映了当时生产力以及人们认识的不断进步。从商代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中，还可发现坩埚（耐火容器）残片、红烧土、炼渣、陶范以及孔雀石等矿石，后者还说明当时人们还不断积累识别矿石的经验，有意识地挑选“矿璞”，如孔雀石（氧化铜，这也是后来园林铺地的良材）、锡石等进行冶炼。这些都反映着商代冶铸业的高度水平。而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具体举例，反复强调冶铸的高难度，是因为在今天看来冶铸算不了什么，但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历史主义地看待，就非同小可。因此，不了解这些，丢弃了历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园冶》书名中的“冶”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对冶氏往往情有独钟，尊之为“善治”“巧治”，并“知其干”，以为“宝”，他们通过取譬设喻，将其推举为加工、制作、美化的典型。

至此，应插进“冶”的另一个义项，即美、美化。但是，从汉代许慎《说文》以来，没有一本辞书直接而明确地作如是解，其实这正是“冶”顺理成章的应有之义，故应作词源学上的简要考索。在古代，“陶”“冶”这两种生产往往并提。《孟子·滕文公上》有“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即指陶工与铸工。以后又引申为裁成、创建、创造（按：这也与《园冶》的“冶”义相关），如《文子·下德》：“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陶冶即创造。再看陶器本身，在商代不但有模制、轮制和手制之别，能科学地掌握窑内的火候等，而且器物的造型美特别是装饰纹样美也突出地供人观赏，仅看其几何纹样，就有绳纹、网纹、回纹、云雷文、方格纹、圆圈纹、波浪纹等，构成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显示着平衡、对称、连续、韵律等的美。往前追溯，包括半坡彩陶的图案纹样装饰在内，都成为代表特定历史阶段极高成就的工艺美术。正如易中天先生所指出：“真正的装饰只能开始于陶器。因为正是从制陶开始，人类……赋予其自身（按：指陶器本身）不可能有和不可能产生的纹样，即有意识地进行装饰了。^①”至于殷商的青铜器，更是铸造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其形制有鼎、钟、爵、鬲、盂、尊、簋、壶、觚、罍、觥等，此外还有兵器、农具、工具，难以一一尽举；其表面更饰有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蝉纹、蟠龙纹、兽面纹……它们造型奇巧，纹饰繁缛，这吸引郭沫若先生撰写了《彝器形象学试探》^②。总之，“器”与“艺”、实用与美已融为一体，然而这种装饰性的美，又离不开冶炼铸造的劳动，于是，“冶”便滋生出美、美化、装饰之义，但辞书中只有《正韵》这样解释：“冶，装饰也。”“冶”字的“美”义正是由此衍生出来的，然而辞书没有很好对其概括，但在文学作品中，“冶”字却长期地具有“美”义，如晋·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文选》李注：“冶服，美服也。”这是“丑”与“冶”（美）的对举。宋·汪元量《湖州赋》：“冶杏夭桃红胜锦。”冶，状态之美。清·龚自珍《台城路》词：“低回吟冶句。”冶句，就是华美的诗句。这类例子很多，不赘举。当然，美化、装饰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往往会转化为“妖冶”之类的贬义。所以计成反复强调，应“时遵雅朴”（《园冶·屋宇》），“亦遵雅致”（《园冶·装折·户牖》）……

不妨回到“冶”的“铸”义上联系历史进行深思。李泽厚先生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了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③”把冶铸和青铜时代联结在一起的见解是深刻的。正如人们从艺术文化学的视角把商代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代高峰一样，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冶铸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在这一阶段也臻于顶峰，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生产资料生产”，而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④。在商代，

^① 易中天：《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② 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青铜时代为考古学名词，是优于红铜时代的经典性时代。

^③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4页。

掌握先进冶铸技术的人、以青铜作为生产资料中的生产工具，这些首要的特征，这些最活跃的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青铜时代的存在。

再从艺术、经济的视角转到哲学、神话文化的领域，还可发现“冶”往往联结着更高层次的天地造化和“道”，甚至臻于出神入化的境地。例如：

今之大冶铸金……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庄子·大宗师》）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按：“工”即“冶”）；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西汉·贾谊《鹏鸟赋》）

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夫剑之成也，吴霸。（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冶”，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极高的文化品位，这里，技艺高明的“冶”，与天地、造化、阴阳以及人事相连相应，或合二而一，甚至决定着吴国是否能称霸于诸侯^①，这真可谓“技进乎道”（《庄子·养生主》），与“道”融而为一了。《庄子·天地》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才能、技艺及其创造，在庄学里往往可以相兼于“道”和“天”。

再具体看《园冶·自序》交代了曹元甫将《园牧》改名为《园冶》以结束全文后，接着有如下落款：“否道人暇于扈治堂中题。”这值得注意。对此，曹汛先生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园冶注释〉疑义举析》作了有价值的考证：

扈治有广大之意。《淮南子》：“储与扈治”，注：“褒大意也。”旧本阙铎氏《识语》以为扈治堂是阮大铖家中的堂名，新注（按：指《园冶注释》第一版）则谓是计成家中的堂名。鄙意以为二说俱不确。《园冶·自序》有“时汪士衡中翰延予鑿江西筑……”序末又自题“否道人暇于扈治堂中题。”可见《园冶》一书，确是在为汪士衡建造寤园时，住在主人家里，于造园之暇在扈治堂中写成的，扈治堂为汪士衡家中的堂名……计成家境清寒……自己家中哪里会有名为扈治那样的大堂呢^②。

这一意见，已被陈植先生《园冶注释》第二版所采纳，也为研究界所认同。不过，还应探析扈治堂与寤园之间有意味的联系。寤园的“寤”字，主要可析为“宀”、“爿”、“吾”三部分。在篆书中，“宀”为房屋之形，《说文》：“交覆深屋也”；“爿”像侧面竖着的牀（床）形；“吾”则为表音的声符，因此，“寤”是形声字，有屋有床，以示睡醒，故元·曹本《续复古编》释作“寐觉”。尔后，又由睡醒的“寤”，假借为醒悟、觉悟、晓悟的“悟”。略引书证如下：

（西汉）《淮南子·主术训》：“桓公喟然而寤。”高诱注：“齐桓公悟之。”

（东汉）扬雄《解嘲》：“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颜师古注：“兹年，言其久也。不寤，

① 龟文、漫理，均为武器上装饰纹样，这也证明了“冶”的“美”义。专家据干将、莫邪传说研究分析，当时武器已含有钢的成分，这可说遥遥领先于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这是吴国之所以称霸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 详见曹汛：《〈园冶注释〉疑义举析》，载《建筑历史与理论》第3、4辑合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